

南洋遊記



KM

南洋遊記

劉薰宇著

上海

開明書店

民國十九年一月初版

實價四角

版權
所有

南 洋 遊 記

著 者	劉 薰 宇
印 刷 者	美成印刷所
發 行 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望平街口

開明書店

自序

說來已將近二十年了，我最初相信地球是渾圓的，而且又知道在這渾圓的地球上有一些陸地說起來稱爲南洋羣島。但就是這樣地知道有所謂南洋羣島牠的整個的概念至今還是不曾構成在腦海中。所以我腦中的南洋和這書裏所說到的——也就是我的足跡所會到過的——不過是馬來半島；若更要嚴密些說，不過是新嘉坡和檳榔嶼。

除了從教科書和先生們的口中得知新嘉坡以外，能多知道一點的，那就是由於聽了一位據說到過新嘉坡的姓陳的講演。這次聽講距現在也將近二十年，正是中國人家擔憂着瓜分的災禍，而熱烘烘地鼓吹着預備立憲的時期。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這位陳先生在當時，總算得是一個頂呱呱叫的熱心救國者，而且很能適應潮流的；他的宣傳工夫也着實使人欽佩，不但能口若懸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地講，還能從手舞足蹈，以及面部筋肉的張縮中表出種種的情調；大約也就是因了他的這個絕技，所以使我至今一

提到新嘉坡就想到他的講演。講演中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說，在新嘉坡，外國人騎馬的時候，用「亡國奴」墊了腳纜騎上去；他們用「亡國奴」拉大車，這些「亡國奴」拉得舌頭要伸出來一尺多長和吊死鬼的一般，那時我也許還不會滿十歲，「亡國奴」的真意義全然不理會，僅僅因為有些人常用牠來罵別人纔多少懂得大約總不是好東西。至於墊腳和拖車苦到什麼程度在我那時的幼稚的心情上，還不能感到，只覺得很有些奇異罷了！

從那次聽講以後，讀地理教科書讀到南洋羣島的時候已不很多，也不常有機會再聽人講起，因而對於牠也就不關心了。一直到了八九年前，有一次忽然有一個機會，打算和兩三個朋友一齊到南洋去過粉筆生活，纔又重新將對於牠的興趣提起來。但既終於沒有成事實，不久也就全然丟開了。雖是這樣，墊腳拖車這類的事，已不知不覺地斷定牠們並非真確，所以這次得着了這偶然的旅行的機會，也就並不預備着去看這些心以為沒有的苦況。更切實些說，這次是毫無成見毫無準備的。所以這本書裏所寫的不過是個

人一時的感想，當不來什麼正經的資料。將牠出版，也只是留一種紀念的意思。

這書裏所載的既只是個人在旅行期間隨時的感想，沒有系統固不必說，就是對於馬來半島所得到的整個的感想也還沒有表明，心下就想來補充一些。雖是如此，關於馬來半島的政治經濟的情形，以及自然界的風物，我卻不想，也不能，再多說什麼。

這次旅行唯一的同伴是Y君，照理我倆的感想就當很接近，而事實卻大謬不然，這算是一件極有興趣的事。不知爲了什麼我倆的根本意見，就全然相反；他處處感到中國人的偉大，而很樂觀，我雖不一定就悲觀，卻處處感到中國人的衰老，這衰老是好是壞，固然很難評定，但倘使長此以往，命運一定不見得會亨通起來。這卻很難否認。

中國人到馬來半島比現在統治牠的英國人早得很多，這是事實；馬來半島的開墾全仗中國人這也是誰都承認的。然而——便要說，若沒有中國人，馬來半島就沒有今日的盛況，這就很是一個大疑問？美洲不是全然由歐洲人經營的嗎？而中國人自己開闢中國已四五千年，除了廢物似的萬里長城，小規模的一條運河，還有幾樣可以撐得起場面

的呢？

喫苦，是中國人名聞全球的特性，一般地看來，這很可尊敬，但仔細思量，也還有問題。喫苦不好當成目的，一個人所以要喫苦爲的是希望從苦中解放出來，中國人在馬來半島已算喫過了幾百年來的苦了，然而現在怎樣？不仍然還是在那裏去喫苦嗎？雖則很有些人以爲到南洋就可發財，而且也曾有些人去發過財，但就只以馬來半島而論，華僑中不靠苦力生活的究有多少；一代跟一代喫苦下來，叫子子孫孫還逃不掉喫苦。這算得來什麼一回事？這就是偉大嗎？中國人移植到南洋去的，除了苦力，財神，土地還有什麼沒有？這是很明顯的，在南洋，中國人已快到想喫苦都要沒有苦喫的地步了！這並沒有一點誇張，是從政治的和經濟的情況上隨處都可以得到證明的。所以這樣的費力多而成功少，這不是因爲中國人缺少一點什麼社會生活所必需的重要性質嗎？從馬來半島看去，中國人所欠缺的有兩點：一是文化的努力，二是社會的組織。其實這兩個缺點，在國內也是隨處都可感到的，不過在馬來半島更是明顯罷了。

若說中國人沒有文化，這自然是荒謬絕倫；將所有的線裝書搬了出來，誰也要被牠壓得透不過氣的。所可惜者是老祖宗們雖然費了些心血創造出些產業，一班不長進的子孫，毫不懂得發揚光大，只知道躲在老招牌底下混飯喫。於是乎所謂讀書人，便只有兩個目的，一是陞官發財——借口治國平天下，一是空談度日——借口品節清高。這樣的思想，到了南洋當然毫沒有存在的餘地，因為既無官陞，發財也用不到牠；至於要講清高，原用不着跑到那末遠的地方去。中國的文化既用不着，西洋的文化也一例看待；結果，便一天一天地馬來化。

人類的生存，文化實在是主要的原素。若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一旦停止了，發展那個民族的運命也就可以決定了。現在，從表面上看去，各民族間似乎靠着武力來競存，但這只可算得文化進展到某一程度所生的果。一個民族倘使只有武力而沒有文化在後面支撐着，這種民族一定不能萬壽無疆的。所以中國人從今以後若不能從文化上努力，不但在南洋要被擠出來，恐怕在地球上也不能長久立得住。日本人在南洋比起中國人總

算是後進，但牠現在已有咄咄逼人的不可侮的勢力；這絕不能說全仗牠的海陸軍的數量。別的且不必說，就牠的出版物而論，每年的數量在世界上已佔了第二位；這不是令人喫驚嗎？再縮小一點範圍，關於南洋的書籍，牠也已有了好幾百種。中國如何？

至於社會的組織，說來更可憐，中國人的腦裏完全還是只有以家族作中心的部落思想；這在南洋也更明顯，除了同鄉會而外就沒有更大的與社會有關係的組織。學校原是教育青年的機關，本不應分界域的，然而在馬來半島，華僑協力辦的學校卻不容易找到；大多數學校的經濟的來源都是靠地方主義所維繫着的團體。國家主義的好壞，姑且不論，但比較部落主義總是進一步的，中國人還仍用這付舊傢伙去和別人爭生存，怎不倒霉！

有些人說，華僑已很知道愛國，即如對於中國的革命就早已盡力不少，絕不能還說牠們沒有國家思想，但我的實感卻不如此。我覺得，若中國的革命的鼓吹者，不是廣東的孫中山，在南洋能否得到那樣大的幫助，很是疑問。而孫中山在南洋鼓吹革命，最初也還

是利用鄉土思想引誘他們到民族思想的：就這一點已可證明他們的國家思想，即使已有一點基礎也很淺薄，而大部分還不過是被壓迫底下的呻吟，算不來真實的覺醒。

我不是要鼓吹國家主義，更不是要想中國人也有用武力作後盾開闢殖民地的一天，中國人雖有四萬萬，但平均地分配在已算是屬於中國的土地上，還不到擠不下去的地步。中國自己藏在地下的富源只要大家不甘心讓牠永遠藏着讓幾千年後的子孫來開發，也着實可以自給而有餘。不過，時間的流動是一點不客氣的，別人一天一天地往前進，我們不好只立住了當西洋境看；看得呆了，免不掉要頭昏眼花倒下地去的。

這本書，從序文到末一頁，沒有一句好聽的話，這是我對於一切讀者很抱歉的！但實在也是無可如何；第一，我沒有說恭維話的本能和教養；第二，事實是事實，真也難改變得來。好在我也忝爲中國人。中國人所有的缺點，不但我免不掉，也許還更甚。因此，若有人以爲我只是在批評人，那末，我鄭重地聲明，我始終沒有把自己放在圈子外面。至於批評得對不對，我想來毫無問題，倘使不對，既不是什麼大了不起的侮辱，很可一笑置之；因爲果

然對了，徒然氣憤也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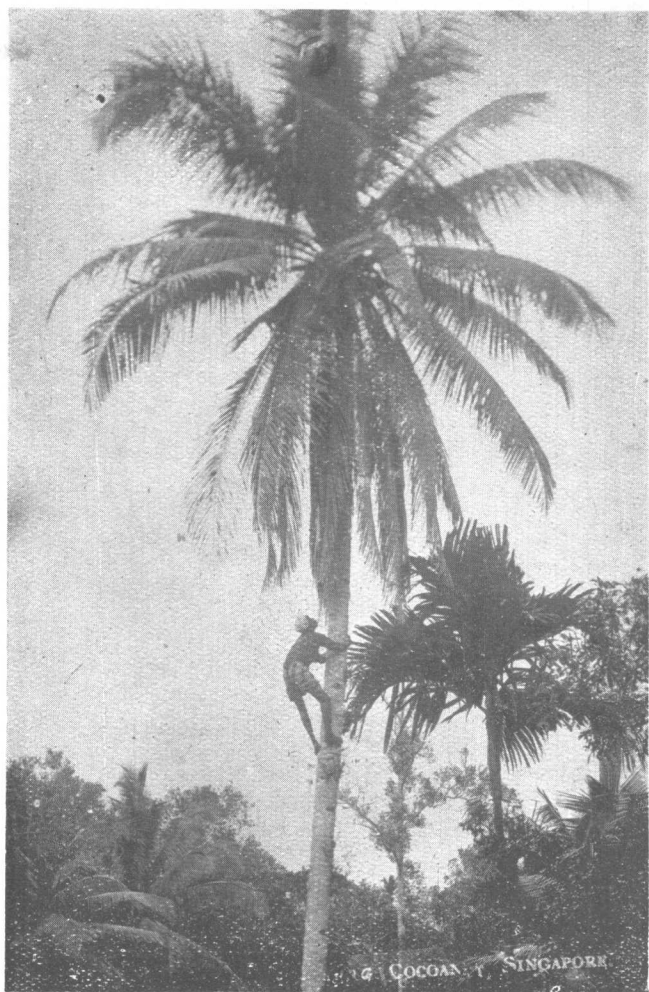
真的，很有些西洋人會恭維中國人，我聽到的時候也着實高興；所以，我有時就想到，不是西洋人，實在是我極大的不幸；不然，就很可能以大地恭維中國人幾番。

然而既已生就是中國人了，又哪裏忍心尋自己的開心呢！真無可奈何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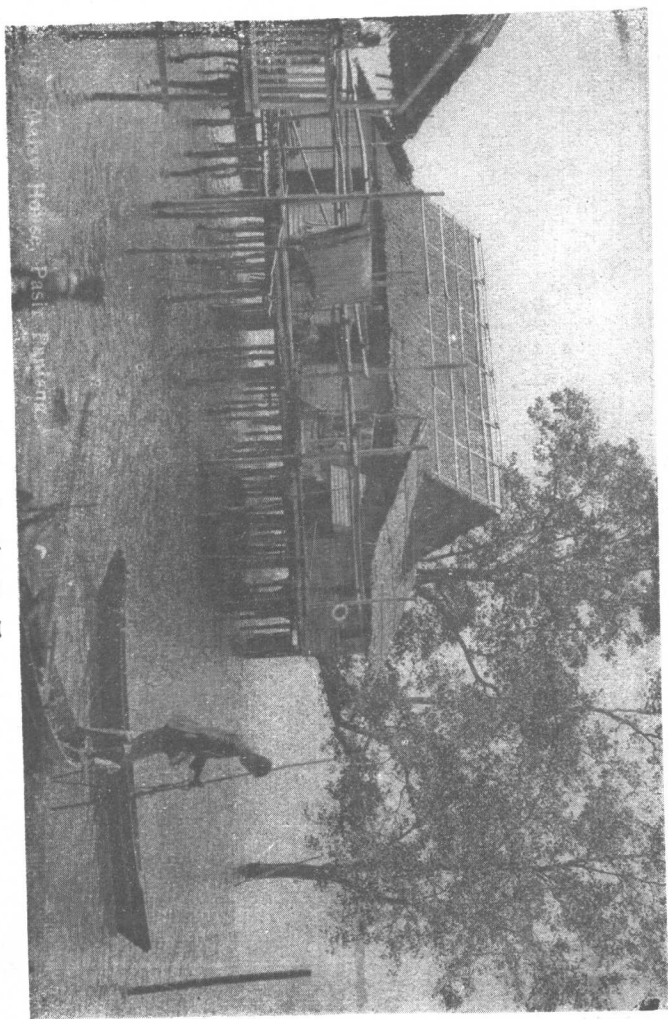
南遊歸來十二年五月作於月下蛙聲中



馬來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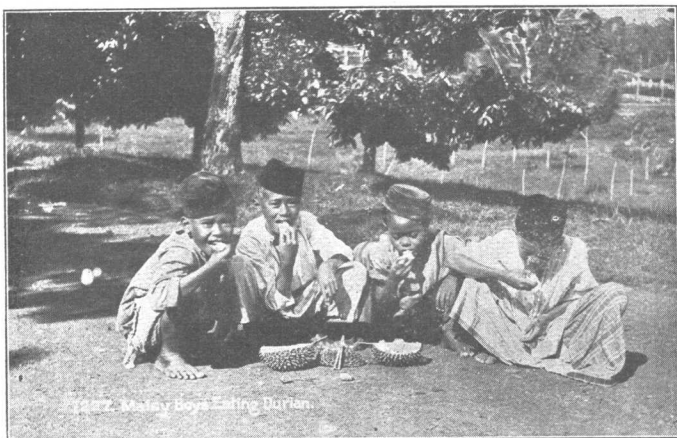
馬來人割椰子



馬來人的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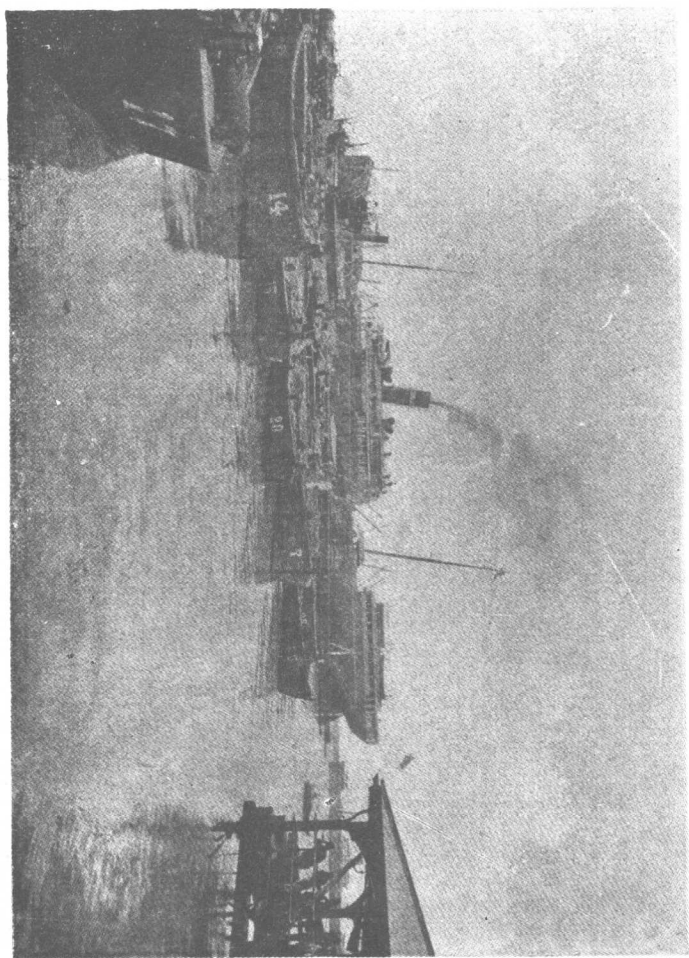


馬來人的娛樂



馬來人喫“留連”——一種很臭的果實；據說馬來人雖當了“紗籠”也非喫不可。

檳榔嶼船塢



檳榔嶼街市

